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三三九回 老褚標兩議捉強徒 蔡天化一心訪名妓

話說蔡天化武藝高強，在公堂以上掙斷捆綁繩索，復行又逃脫。當由黃天霸等奮勇追趕，已經不知去向，仍舊在逃未獲。黃天霸等只得依然回到衙門，在施公前請罪。施公道：「諸位賢弟不必介意。蔡天化當堂逃脫，諸位不可稍懈，竭力購線擒拿就是。」黃天霸等齊道：「副將等仰蒙大人寬宥，不加疏忽之罪，副將等雖赴湯蹈火，終要將蔡天化復行捉住。但不知該盜今日逃走，又向何處藏身？須得暗地緝訪，得有消息，才可合力去捉。此非急切之事，還求大人寬限才好。」施公道：「諸位賢弟，但須各處購線，加意擒拿，不必定限日期，只要將他捉住了就是。」黃天霸等道：「以副將的愚見，擬求大人飭令閉城三日。並通飭各客店、妓館、酒樓，以及庵觀、寺院，一律知悉：遇有面生可疑之人，前去遊玩、沽飲、投宿等情，趕緊前來稟報。仍責令各地方地保認真訪察；並通飭鄰境各府州縣營汛，一體懸賞，設法擒拿，或者易於為力。」施公聽罷，也就答應，一面飛飭各城門暫閉城三日，一面懸示曉諭合城居民，關閉城門，係為搜擒在逃巨盜蔡天化，以安眾心。並飛飭鄰境各府州縣營汛一體協拿。黃天霸等即刻就退出衙門，先在城內分頭查訪一遍。到了晚間，各人又暗地在酒樓、妓館、庵觀、寺院，加意訪查。一連訪了三日，毫無形跡，只得據情稟告施公，再行購線，這也不在話下。

且說蔡天化由公堂脫越之後，當時因手無寸鐵，又兼身無衣服，便在一僻靜所在藏躲起來。到了天黑，打算仍暗地回到天齊廟中，去取他的衣服。及至走到城下，見城門已經關閉，他便越城牆而去，悄悄的到了天齊廟，換了衣服，取了銀兩，又將兵刃藏好，挨到天明，也就向別處去了，暫且按下。再說黃天霸等，雖各處購線緝訪，仍然毫無消息。這日，褚標便與施公議道：「蔡天化緝訪無著，不知他現在何處？在老民的愚見，思得一法，可以賺他前來，但不知大人意下如何？」施公道：「老英雄既有妙策，也可大家商量而行。」褚標道：「蔡天化來去無蹤，又不知他窩藏何處，老民意在鄰境擺一擂台，就借大人之名，欲招眾天下英雄，明為國家儲材，實為蔡天化逃逸無蹤，合力用心，設法捉拿。蔡天化是個自恃才能的人，一聽了此言，居心要在大眾前顯個武藝，必定前來打擂，那時再合全力捉他，或者可以捉住他。況擂台一開，天下有武藝的英雄，也就聞風而至，因此得兩個出眾的武藝出眾人幫助，也說不定。」施公聽了此話，雖未一定答應，也覺有些道理，當下便說道：「老英雄所言，雖甚有理，本部堂且再商量是否能行，便請老英雄作為台主。」褚標聽說，覺得有些不大願意，也只得說道：「大人且商量定了，再定行止也好。」說罷退出。過了兩日，施安送進一角公文，施公打開一看，是淮安府轉據東安縣詳稱：該縣義勇村武舉曹德彪請設擂台，欲招取天下英雄，給他的女兒曹月娥擇婿，稟請東安縣。東安縣不敢自擅，所以詳明施公。施公將這件公文看罷，當下就將褚標、黃天霸等傳到書房，與大家說明此事。黃天霸道：「大人的意下如何呢？」

施公道：「前承褚老英雄議設擂台，以為可以誘捉蔡天化。本部堂明知此計甚妙，諸如建造擂台，不無耗費庫款，因未及遽行照辦。今既該府縣詳稟前來，本府院便想將計就計，批准下去，讓他們自行搭蓋。等到臨期的時節，如果蔡天化悍不畏死，敢到該縣擂台，那時再將他設法擒拿。如果曹德彪父女果真武藝出眾，請他幫同捉拿。諸位賢弟及褚老英雄，以本部堂之言為如何呢？」褚標欣然說道：「大人就此批准下去，到了臨期，蔡天化包管前去，那時候務要將他捉住的。」施公聽說大喜，當下就將淮安府的來文批准，發了出去。褚標等人也就退出，一個個摩拳擦掌，準備前往東安縣打擂台，捉拿蔡天化，暫且按下。

再說蔡天化這日到了河南開封府，尋了客店住下。當有店小二前來招呼，蔡天化即叫他先打二角酒，揀兩件有口味的菜來。店小二答應下去，當下拿了二角酒、四碟菜，擺在桌上。

蔡天化將酒斟了一杯，端在手中喝了一口，又揀了一筷子菜吃了下去，便問店小二道：「你姓什麼？」小二道：「咱姓洪名喚洪四。」蔡天化道：「你是這本地人氏嗎？」洪四道：「咱就是本城的人。」蔡天化道：「咱且問你，這河南古稱繁華之地，想那煙花中的所在定是不少。你可知道這裡哪一家有出色的好媳婦兒嗎？」洪四見問，不知這媳婦子就是婊子。原來關東一帶的婊子，皆叫「媳婦子」呢！洪四便問道：「你老說媳婦子，這是怎麼講？」蔡天化道：「你不懂嗎？咱告訴你，這媳婦子就是婊子的別名。咱們那裡皆是叫他媳婦子的。」洪四聽了，這才明白，當下答道：「你老不知道，這裡人叫婊子是喚做粉頭的。你老是問有什麼好出色的粉頭。這裡粉頭卻也不少，皆是些家常貨。只有枇杷巷柳二家，新到的一個粉頭，喚做花月英，是南邊人，今年才有□五六歲，生得真是美貌異常；而且唱得一口頂好的京調。咱們這裡那些鄉紳老爺們，誰不與她來往？還給她起了個綽號，喚她做蓋河南，因此這花月英，就高抬聲價起來。平時見了客，真要那客人模樣兒好，錢鈔兒好，方肯招待他。若有一件不到，她見了一面，第二次再也不肯出來陪他了。還要一件，若是有人要在那裡住宿，除去外面的使用不算，她要三□兩一夜。還要客人是個標臉；若生得醜陋些，便是三百兩，她也不肯給他住宿。生得可真出色，就是那性情兒太傲些，眼眶兒太大些，瞧不起人。」蔡天化聽了，暗道：「咱不管她性情兒傲，眼眶兒大，等一會兒，咱便去她那裡會她一會。她果然慳慳相待，咱就使三□兩銀子，在那裡住下，也不算什麼大事。她若有些兒不到，咱便黑夜裡去與她宿了，她又怎奈咱何？」心下想罷，便向店小二說道：「枇杷巷離這裡有多少路呢？」店小二道：「離咱們這裡不遠，出了門向東，走彩衣巷，過落星橋，再向南一直走，過雙珠巷，再向西就是枇杷巷了。不過只有二里之地，你老要去嗎？」蔡天化道：「咱正要去見識見識。」店小二道：「你老既要去，咱給你老領道兒便了。」蔡天化道：「好！咱飲過酒，你便領咱前去。」店小二復又笑道：「咱可真發昏了，和你老講了這半天的話，還不曾請教你老尊姓？咱可不該死嗎！你老貴姓呀？從哪裡到此？」

也得見教。」蔡天化道：「咱姓蔡，由關東到天津、山東、徐州、淮安有事。現在剛從淮安到這裡，做些買賣生意，尋找兩個朋友。」店小二笑著走了出去。一會子蔡天化酒已吃完，便喚店小二領他去訪著花月英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